

※ 人间事

## 冬日随笔

■ 谭万斌

“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莫将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四季之美，其实都在人心——只要人的内心没有烦恼琐事纠缠，每季都是好时节。

我来到新部门，转眼已七十五天，历经秋冬。春秋短，冬夏长，经常听见人们抱怨“好景不长”，其实日子并未增减，只是宜人的温暖与凉爽总似匆匆路过，留下的多是或冷或热的漫长。岁月无声，不知不觉中，日子偷偷从人们的指缝间溜走，这一年又要过去了。

冬至前一天，时逢周六，社区正进行五年一次的干部换届选举，场面热烈。

我们到场协助维持秩序，也顺便熟悉社区。社区很大，住着一万多人，按房屋编号分设三个投票点。早上6点多，大红的投票箱早已摆好，数十位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各就各位，表格名单一一备好，万事俱备，只等选民。

一轮暖阳高挂天际，微风拂面，老社区许久不见这般热闹了。不少年轻人特意从别处赶回，有的手牵着孩子，有的推着婴儿车，携着年迈的父母，三代人一齐前来，履行投票的权利。投完票的也不急着离开，难得遇见久未谋面的老邻居，便三五成群地站在一处聊起来，说笑声此起彼伏。这不只是一次选举，更像一场温情的聚会。

你看那大伯和大妈，神情专注，首先凭身份证从工作人员手中领取选票，再仔细查看候选人资料，边看边低声商量，偶尔还向身旁的熟人打听几句。最后才工整地勾选，亲手将选票投入箱中。整个上午，秩序井然。

下午休息，我索性走回家，顺便丈量一下上班的距离。太阳已近中天，金光铺地，风儿轻拂着我的脸，路边大部分的树已经褪去了叶子，掉在地上，黄灿灿的一大堆，层层叠叠，只留下树干和枝丫傲然矗立着。不知哪里飞来的一只斑鸠在附近电线杆子上咕咕地叫着，像在呼唤亲人。桥栏杆上，两只小鸟蹦蹦跳跳，追逐嬉戏，惹得不远处另一只小鸟频频张望。宽阔的河面上方，一只白鹭正展翅飞翔，发出嘎嘎的声音。河边是嫩黄和碧绿相间的各种树木，间或看见几棵红得发紫的杉树镶嵌其间。最显眼的要算河边那青黄不接的垂柳，在微风的吹拂下，摇曳多姿，像在跳舞。

路过潭湘大桥，隔河相望，一片枕水人家映入眼帘。紫红色的楼房星罗棋布，与相邻的熊猫乐园相映成趣。孩子们在乐园里奔跑嬉戏，滑滑梯、爬城堡、跳沙坑……再往西走，就是月亮湾沙滩了。13年前开业那天，我也曾带女儿来这里，她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央视主持人鞠萍姐姐。如今这里仍是孩子的天堂，沙滩、摩天轮和各式游乐设施，处处回荡着无忧无虑的欢闹声。穿过一小片竹园，走过一片草坪，我就到家了。

平日上下班，总是匆匆赶路，融于车流人海，无心多看。今日慢下脚步，细细品味这一路流动的风景，方觉岁月安好，浑然不觉新的一年已经来了。

※ 千千情

## 牛铃摇过的岁月

■ 蒋根其

礼拜天，闲着没事，心里一动，就往王店去了。那是我退休前待过的地方，去看看，也算是散散心。

走进“牛花花小镇”，脚下是新铺的水泥路，平平整整干干净净的，和记忆里那个安静的乡下角落，很不一样了。正背着手慢慢走，忽听见有人喊我。一回头，竟是顾冻兴。我在派出所工作时，聘他做过义务警务助理，做事顶真，我们也是老朋友了。

没说几句话，他开口闭口全是他的牛，语气亲昵得像在说自家孩子。不等我问，他就拉住我胳膊，热情地说：“走，去我那儿瞧瞧！”

看了牛舍，他又拉我到会议室喝茶。一坐下，话就收不住了：“上次你们来采风时看见的那几头活泼的小牛犊，已经订好了人家，过些日子就要被接走了……”说这些时，他眼睛发亮，全是满足和欢喜。

顾冻兴说，他这辈子，是踩着牛蹄印子走出来的。他是1971年生人，十三岁就跟着父亲学相牛、贩牛。十六岁初中毕业，他彻底接过父亲的扁担和牛绳，踩着乡间的泥路，跑遍了四邻八乡。后来近处的牛少了，路就越走越远，跑到上海，买了牛，再一路照料着运回来。风里雨里，赚的都是辛苦钱。再往后，拖拉机“突突”开进田里，耕牛闲了，贩牛的营生也难了。有懂得行的看他实在，点拨他：“冻兴，你眼力准，试试奶牛看看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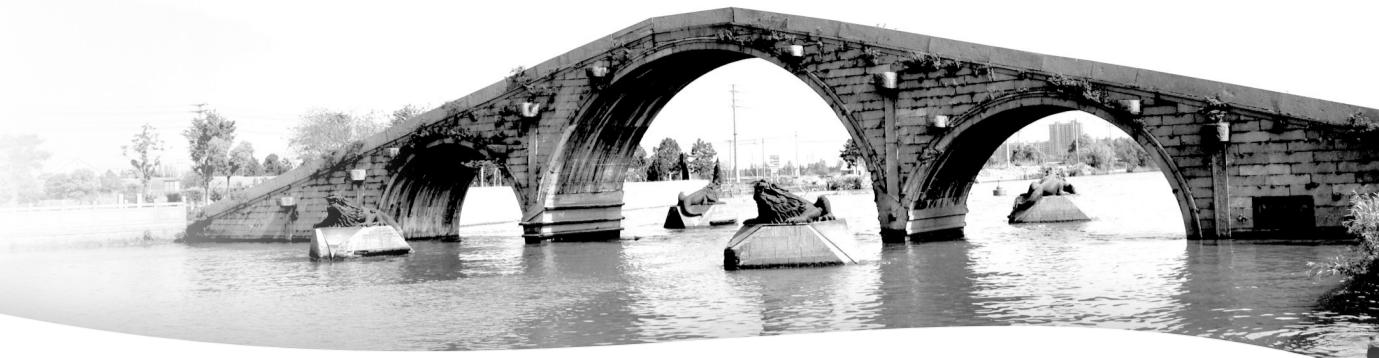
他心里动了念。那是1994年，他找到上海光明乳业的十几个牧场，一头扎进去，慢慢摸出了门道。起初，他从上海千把块钱买回一头奶牛，拉到东棚，能赚两百块。1996年，他跑到湖州安吉承包缫丝厂，不懂行，踩了坑，本钱亏掉大半。栽了跟头的顾冻兴没趴下，1997年又回了王店“重操旧业”。

1998年，他真养起了奶牛。起步只有七头，没地方安置，索性养在了自家的灶披间。那地方本就狭小，一半砌着灶台，堆着柴火，另一半铺上干稻草，就成了牛栏，中间用几块旧木板随便隔着。烧饭时，热气裹着油香往牛栏那边飘；牛身上那股热烘烘的青草气和牲口味，也一阵阵漫到饭桌这边来。

千禧年前后，风向真变了，鼓励大伙儿搞活经济，发展特色农业。顾冻兴觉得时候到了。他把奶牛养到了六十四头，还领到了嘉兴市第一本奶牛畜牧养殖的营业执照。他在自家八亩承包田里，盖起五百平方米的牛棚，还请了专门的技术员。

2003年，因为养得规范，品质也稳，他的牧场评上了区里的农业龙头企业。2004年，借着国家鼓励农业规模化、标准化的东风，他又扩建牛棚，还和上海光明乳业签了长期合同，销路一下子打开了。那时候开始讲究生态循环，他包下三百多亩地，牛粪成了好肥料，田里的秸秆反过来喂牛，一个圆环转起来，又干净又经济……如今，牧场里七百多头奶牛安然生活。他经营的心思，也从早先拼命追求高产，转到了“创造价值”上，琢磨着把养殖、加工、旅游揉在一起的新路子。最高峰时，一天能有五万人来参观。

从灶头间七头牛起步的庄稼汉，到现代化牧场的当家人，顾冻兴这一路，就像田埂上的脚印，深深浅浅，却总跟着时代的步子。而他脚下这片土地，也在无数个像他一样朴实的农人手中，一天天变了模样。



※ 茶话坊

## 一位超前于时代的职业女艺术家

■ 何志荣

明末清初，嘉兴出了位影响颇广的女史，名叫黄媛介。

黄媛介（1614—1668），字皆令，号禾中女史，秀水（今秀洲）人，是位诗人兼画家。她出身于儒士之家，父亲黄云生，以教为业，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，姐姐黄媛贞，是位才女。媛介十三四岁，已显锋芒，时人赞曰：“黄家有女，冰雪聪颖。”

由于时值明清易代，遭受战乱，从小青梅竹马的未婚夫杨世功，纳聘后家中一贫如洗，无力迎娶，流亡苏州，久客不归。时有才华横溢、家境殷实的张溥前来说亲，父亲有点心动，可媛介婉拒曰：“好马不配两鞍，好女不嫁二夫。”不改初衷，痴心等待。她与世功成婚后不久，儿子溺死，女儿夭亡，真的是家破人亡。靠丈夫做畚箕之类手艺，日子确是艰难，她就在嘉兴街头设摊，鬻字卖画，以补家用。

为了拓展字画销售，她到杭州西湖畔设摊，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柳如是。柳如是热心接济，并劝她投靠名门，她却坚守而未曾答应，还在暂住的居所题了一首诗：“西子湖头千顷春，风光不属去来人。朝岚夕霭谁收得，半在凭阑半钓纶。”表现出坚定自信的气质。

无奈现实是那样残酷，别看她摊位前人来人往，真愿掏钱买字画的却不多，大多是凑凑热闹。她的收入极为微薄，还要省下一些银两寄给秀水的公公婆婆。她倔强

地熬着日子，每天端坐在摊前绘画题诗。她虽穿的是粗衣布裙，也不涂脂抹粉，然天生丽质很具魅力，未免会招来一些浪荡公子的调笑。

一个阳春下午，黄媛介在照常作画，忽来了三个锦衣绣冠的花花公子，他们从酒楼里出来，三分醉意七分狂态，走到画摊前，假装挑画，半真半假地讨价还价，还时不时地想动手脚。黄媛介觉察到眼前这几个纨绔不怀好意，但在光天化日之下，量其不敢胡来，便从容地问道：“三位客官，是否真的想买画，我可帮你们挑。或者请命题，我可当场作画。”这三个见黄媛介如此客气，便收敛起来。其中一个假惺惺地说道：“小娘子如此才貌双全，竟在摊头卖画，真是可惜呀！”这个话音刚落，另一个马上搭讪：“是呀，不如跟我们回府去静心写字作画吧，少爷我重重有赏。”边说边动手帮忙，收拾起摊头画具来。黄媛介马上挡开他们的手，正色道：“我凭本事吃饭，有啥可惜？我寄情于湖光山色，自觉其乐无穷呢，我才不去你们这些高楼深院……”

这时见他们面露愠色，忙放缓口吻，客气地询问：“你们如不嫌弃，那就给你们一幅字画吧。”接着她铺纸提笔，信手写了一首铭志诗：“著书不费居山事，沽酒恒消卖画工。贫况不堪门外见，依依槐柳绿遮天。”明白地表示了她甘贫乐道的纯洁心志。三人细读了这首一挥而就的诗章，知道此女非同一般，不由得暗暗叹服，只得识趣地离开了。

柳如是将此话转告黄媛介后，她深为感慨地答道：“知我也，知我也！”当即赋诗一首：“懒登高阁望青山，愧我年来学闭关。淡墨遥传缥缈意，孤峰只在有无间。”还在自家小阁上题一门联：“宁做泼墨女罗刹，不当绣花傻白甜。”时人便把她比作魏晋的谢道韫，称其有林下风。

黄媛介一生有不少著作，现留存有《南华馆古文诗集》《离隐词》等。其楷书扇面《流虹桥遗事图》，今藏于南京艺术学院天渡楼，著名学者厉鹗曾题黄媛介《江山秋晓》画扇：“寥落江山发兴新，疏松列翠指通津。闺中也自伤秋旅，写出双帆不见人。”赞其笔意萧远，得吴镇之神韵。散文家张岱赠诗给她：“未闻书画于诗文，一个名媛工四绝。”

从今天的眼光来看，黄媛介是一位职业的艺术家和作家。她临终前留下一句名言：“莫道娥眉无傲骨，砚田能生万斛粟。”她晚年自号禾中女史，乃至实名归。

※ 在路上

## 美丽的富春江

■ 梅永祥

杭州上游的富春江，与钱塘江、新安江一脉相连，以山水秀美闻名。多年来，我常在文字中读到它，却始终未曾亲临。今年，终于得以与友人同行，赴这一场迟来之约。

初见时，它如静卧的巨龙，将两岸土地温柔分隔。江水沉静丰润，默默滋养着一方水土人家。晨雾轻轻笼罩四野，整条江时隐时现，含蓄而朦胧。立于江畔远望，江面竟如此开阔，浩浩汤汤，远非小河可比，甚至比数个平湖塘加起来还要宽广。

水天交接处，烟岚浮荡，山影层层叠叠，似有若无。那起伏的山脉轮廓却格外分明，像画家用笔在天际画下一道飘逸的弧线。对岸楼宇林立，错落有致，白墙黛瓦的民居与现代建筑交织。

我不由想起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：元代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富春江畔，以数年心血绘就《富春山居图》。这幅画原是为其师弟郑樗（无用师）所作，描绘的是富春江两岸初秋景致。画卷中，水色空蒙，远山如黛，渔船轻泛，俨然一片隐逸恬淡的人间桃源。可惜此画命运多舛，几经流转，竟因“焚画殉葬”之劫断为两卷。前段《剩山图》藏于浙江省博物馆，后段《无用师卷》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。一江山水，分隔两岸，更为富春江添上了一层悠远的意境。

“快看，船来了！”友人的轻唤将我的思绪拉回。抬眼望去，一艘船正从远处缓缓驶来，船尾拖出一道长长的水痕。午后阳

光正好，水面泛起万点金鳞，我忍不住步下石阶，伸手探入江中，一股凉意涌入党心。我掬起一捧轻抿，清冽甘甜，是山中绿意的味道。

夜幕降临，富春江仿佛换了一重天地，只剩剪影。岸边的灯火渐次亮起，倒映水

中，拉成长长的光带，随波纹摇曳闪烁。有观光船驶过，传来《一条大河》的歌声，宽阔而深情，与江风、水波交织在一起。

昼与夜的富春江，像两位气质各异的佳人，一位明丽，一位朦胧。有些风景，遇见一次，便再也忘不掉。



※ 心之驿

## 望星空

■ 徐如松

单位组织到千岛湖疗休养，五天四夜，游山玩水，但要说最大的收获，还是那天晚上的望星空。

入住的宾馆虽然离县城闹市区有点远，但位置还不错，位于千岛湖中心湖区一个三面临水的半岛上。站在宾馆四楼平台上眺望，湖光山色，宛如一幅层次分明的水彩画。

那天夜晚，我与同事登临宾馆亲水平台。我们遥望月光岛上璀璨的灯光秀，感受海上生明月般的意境之后，抬起头，猛然间发现竟是满天星斗，今夜星光灿烂！我们面朝北方，正前方映入眼帘的那七颗夺目的星星，就是北斗七星。它们是北半球天空最重要的星宿，因为形状曲折如“斗”，所以得名北斗七星。从斗沿那头数起，古人将它们分别命名为天枢、天璇、天玑、天权、玉衡、开阳、瑶光。按照天文学归类，它们都属于大熊座。

望着眼前这璀璨的星空，我想到前不久刚读完的非虚构散文集《我在北京做家政》。作者李文丽在自序中说，从北京回到甘肃庆阳老家照看孙子，晚上走到院子里，抬头看到天上的星星又多又亮，一闪一闪，就像无数的眼睛在忽闪。我由此想到自己的童年时代，盛夏时节，劳作收工，在晒场上摆桌吃完晚饭，摊一张蚕匾躺在上面摇扇乘凉，尽管蚊子向我发起“攻击”，但我还是缠着奶奶给我讲故事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奶奶给我讲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。奶奶让我留意农历七月初七这天，为什么看不到平时飞来飞去的喜鹊，因为它们都飞到天上去帮助牛郎织女搭鹊桥去了。我当然是将信将疑，但到农历七月初七那天，果然没看到喜鹊的踪迹。

望着眼前这璀璨的星空，我还想到了一百年前，巴金先生去法国求学。邮轮驶在红海，在甲板上，他仰望星空，写下了如今已经成为小学语文名篇的《繁星》：“我爱月夜，但我也爱星天”“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，仿佛看见它们在对我眨眼，我仿佛听见它们在小声说话。这时我忘记了一切。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，我沉睡着。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，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”。此时，我仰望星空，再低下头看眼前黑黝黝的湖面，在灯光的映射下，湖光跃金，静影沉璧，顿感游目骋怀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。

遥望着北斗七星，我还想找到北极星。同事告诉我，找北极星不难，它的位置在天璇、天枢这两颗星星的延长线上，离天枢星的距离是天枢星和天璇星间距的五倍左右。按照同事的指点，我果然很快就找到了。望着夺目的北极星，我心想，北极星不仅仅是一颗星星，它更是人生坐标参照与象征。此时此刻，我情不自禁哼唱起当年非常流行的《望星空》：“夜蒙蒙，望星空，我在寻找一颗星。它是那么明亮，它是那么深情，那是我早已熟悉的眼睛……”